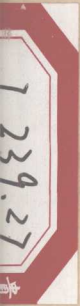


銀川曲

李季等著



內 容 說 明

銀川是黃河流域一塊富庶的地方，号称塞上江南。銀川曲這一部說唱詩，就是以銀川為背景來寫的。內容主要是描寫一個農村女青年反對封建包辦婚姻，爭取婚姻自主的曲折動人的故事。通過這個故事，揭露了一個鄉干部的自私自利、利用職權、虛報事實、誣陷別人的惡劣品質，同時還批判了一些官僚主義者脫離群眾的工作作風。

銀 川 曲

李季 姚以壯 朱紅兵著

封面設計：劉栖梅

※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67號

寶文堂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經

※

總號（文）0236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1 1/8 字數22,000

1937年8月第一版 195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700

統一書號：T10023·214

定價：（5）一角

壹玖陸壹年 伍月 玖日

壹玖陸壹年 伍月 玖日

銀川曲

李季
姚以壯
朱紅兵 著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騎不完草地的馬，
吃不尽銀川的糧。
草原上的人們愛草原，
我們愛的是自己的家鄉。

假若有人來問我，
什麼地方最使我喜歡？
我連想也不用想，
隨口回答他：我最愛銀川。

一愛銀川平如水，
二愛銀川水澆田，
三愛賀蘭山松柏青，
四愛那七十二連湖畫一般。

銀川如帶八百里，
東靠黃河西靠山。
稻谷是金麥是銀，
金磚銀磚鋪銀川。

你到過銀川嗎？

我們銀川人，平日最不喜歡在別人面前，誇獎自己家鄉
這樣好，那樣好。不過，要是說句心裏話，我們卻實實在在

的喜欢我們的家乡。每逢听见人們講起“天下黃河富寧夏”（寧夏是銀川过去的名字），称讚我們銀川是“塞上江南”的話，我們的心上，就象抹了一层蜂蜜似的，甜滋滋的。

論起銀川的好处，就是我这个銀川人，三言两語也說不清楚。你想想看：茫茫銀川八百里长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而我这个放羊出身的孩子，小时候連县城也沒有到过，就知道我們这个銀湖乡（在八百里銀川上，誰知道有几千几百个这样的乡呢？）。当我稍稍懂事的时候，又被馬鴻逵拔兵，給逼到外乡，再沒有回去过。……

糟糕！你看我又違背了我們家乡人的习惯；不过，既然开了头，还是讓我講下去吧。为了不使我們家乡人，責备我忘了本，我想就只講講我們銀湖乡。

去年冬天，我請假回家去了一趟。离开家乡整整十年了，銀湖乡真是什么都变了样子，看見什么，都感到怪新鮮的。特別使我感到兴趣的是，小时候帶我放羊的齐大爷，給我講的一个故事。

这个故事里的几个人物，差不多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。乡里人已經把这个故事編成了歌。据齐大爷說，这些歌，有一些就是当事人自己編的。有沒有他自己編的呢？当时我没有問他。我想，一定有他編的。因为在銀湖乡，誰也知道他是一个能够“吹拉彈唱”的全材人物。

現在，我就把齐大爷給我講的故事，記在这里。

說了这半天，你还弄不清我們銀湖乡是个什么地方吧？

来，先听我唱一支歌兒，給你听听：

綠树蔭蔭的城南，

有个銀湖乡。

藍格英英的銀湖，

座落当中央。

一道銀湖长又寬，

东庄西庄隔两边。

湖里魚鴨湖畔柳，

两岸尽是水澆田。

說起我們銀湖乡，可真算得上富地中的富地。这个銀湖，也确实給我們乡添了光彩。它不但可以养魚喂鴨，天气暖和的时候，一天劳动过后，还可以划船在湖上玩玩。可是，也就是这个湖，把东西庄隔开了。在往年，东庄西庄时常因为放水、开荒，年年打架鬧气。这几年，两个庄都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吵嘴鬧气的事情，是少得多了，不过，东庄的光荣社，和西庄的幸福社，却还是常常鬧不团结。

西庄幸福社的社主任張宝寿老汉，有个独生女兒，名叫鈴鈴。在旧社会时，小小的就給本庄胡良定了亲。这胡良，自小在庄上小学校讀書，很少到地里做活。土地改革时，因为他能写会算，当了乡文书。后来，又成了副乡长。前年夏天，因为貪污了一笔稅款，被撤了职，調到省上去学习。

鈴鈴在她爹給她定亲的时候，因为年紀幼小，还不懂

事，也沒有說什麼話。解放后，鈴鈴年紀長大了，又參加了青年團，看見胡良越活越不象個人樣，她從骨頭縫里討厭他。心里拿定主張：不承認這頭婚事。她因為怕年老多病的父親傷心難過，又遇上這二年胡良在蘭州學習，也就把這件事拖了下來。

有一些和她相好的姊妹們，時常勸她，要她下個狠心，早早和胡良一刀兩斷，另找一個合意的對象。每一回，她總是這樣回答姊妹們的好心：

（他本是为女兒一片好心）

一不怪年老多病的父親，
二不怨早年去世的親娘；
只怪那時候家窮娘害病，
老爹爹，
貪圖人家的彩禮幾斗糧。

炕上沒席哪里來的毡，
缸里無米怎把鍋蓋掀。
為了治好我娘的病，
老爹爹，
他把力氣用盡心操爛。

他本是为女兒一片好心，
怎料想招來了這場麻煩；
不能怪他年老心糊塗，

那时候，

誰知道会有一个今天。

不是我懦弱拿不定主張，

敢撐船就不怕大风大浪；

只为的不願使爹爹伤心，

我这才

暗暗地压在自己心上。

話虽是这样說，她心里可不是象她說的这样平静。

自从她拿定主意，要和胡良一刀两断，她心里早就看中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哪，在她看起来，是这样合意。她从心眼里喜欢着他。每一回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她真想活扑到他跟前，对他痛痛快快地表白表白自己心里的話。但是，爱这个人，却又是这么不容易。她明明知道，她爹爹死也不会同意的。

这样，她就只好把話压在心里，只是在心里烦恼。只有当她再也憋不住的时候，才悄悄地自己对自己唱唱：

(怨 歌)

万紫千紅的花兒，

为什么单在春天开？

巧嘴伶俐的小鳥，

为什么单在春天来？

世上的爹娘千千万，
为什么对兒女都是这样亲？
世上的規矩千千万，
什么人兴下的小小年紀定婚姻？

什么河敢流水不敢起风浪？
什么人想唱山歌不敢把嘴張？
什么花敢开花不敢見太陽？
什么人心里敢爱不敢对人講？

她心里喜欢的人是谁呢？他，就是东庄光荣社的社主任王金洪。这个小伙子，不論在田里劳动，或者在村里工作，都是出奇的能干。一九五三年，銀湖乡建立合作社的时候，县上起初只打算先在西庄試办。东庄的人們听說了，也要求建社，县上来的干部不同意，他們就暗地里也办起来了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，后来县上也就批准了。西庄选了張宝寿老汉当主任，东庄的人們，就选了王金洪。

一湖两岸两个社，一年四季明着竞赛，暗里沒有一天不是在你瞧我、我瞧你地比着干。張宝寿老汉，仗着自己种庄稼的經驗多，社的底子厚实，遇到他們什么事走在光荣社前头的时候，常爱說几句帶刺的話。王金洪呢？經驗虽然比張老汉少些，干劲却很大，年輕力壯火气大，好胜心强，嘴头上素来不讓人。两个社主任一碰面，总是少不了要爭吵几句，有时候，还会吵得臉紅脖子粗，拍桌子甩板凳的。張老汉常对人說：一个槽上拴不了两个老叫驢，王金洪是他的冤

家对头。

鈴鈴喜欢王金洪，王金洪也早就爱上了鈴鈴。不过，他也有他的难处：一則他知道鈴鈴和胡良的婚事，还没有割断；二則，因为两个社不团结，他和張老汉又挺不对勁。他想着：就是和鈴鈴談好了，張老汉也一定不会願意。光是这两条还不要紧，最使他费心思的是：他和胡良是亲姑表兄弟。两个人自小在一块长大。假若他和鈴鈴談起恋爱，不要說难对胡良交代，就是鄰里亲朋，也都会說他的不是。因为这样，就使他和鈴鈴一样，只好把这桩心事，暗暗压在心里，不敢表示出来。只有当两个人碰面的时候，无限深意地互相看望一眼。

三月間，春风吹拂，大地解冻，冰化雪消。一天傍晚，鈴鈴和社里的姊妹們，从地里送粪回来。她們乘着月光，在銀光閃閃的銀湖上，划着几只小船，欢乐地唱起歌来：

（又是一年桃杏花儿开）

又是一年桃杏花儿开，
又是一年春天来。
去年社里庄稼收成好，
今年哪，
今年不同往年，
要把幸福的花兒遍地栽。

又是一年桃杏花儿开，

又是一年春天来。
黄河三月正发桃花水，
姑娘呵，
誰有心事就快快講，
莫等到夏热冬冷花开败。

这歌兒，勾起了鈴鈴的心事。等到姊妹們兴尽散回家去，她一个人还留在湖上，听任小船随着微风飘去。

(有心对他說了吧)

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，
东山上下雨西山上晴；
心爱的人兒不答話，
一肚子話兒憋心中。

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，
东山上下雨西山上晴；
有心对他說了吧，
又怕碰到个冷冰冰。

这时候，正好碰上金洪从县上开会回来，騎着車子，路过湖边。他一听到鈴鈴唱的歌兒，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也就情不自禁地接着唱道：

(黄河飞雁)

天上大雁云彩里飞，
不敢落到树林里；
有心到河边喝口水，
单怕浪大水又急。

地上的黄河大川里流，
见山遇岭不回头；
要爱就该象黄河水，
年长月久不断头！

铃铃听见金洪的声音，心里又是惊又是喜，当下也就接着金洪的话音，回答道：

（渠畔上的玫瑰）

渠畔上的玫瑰火样红，
花瓣儿落在渠水中。
水急浪大飘着花儿走，
渠水不知道花瓣红。

同槽拴的马儿蹄连蹄，
再不要埋怨我和你；
千言万语怎好对你说，
我早把心儿交给你。

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两个社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春耕。今年，县上向各个合作社，提出了“社社巩固，社社增

产”的号召。在两个社的社員大会上，一些上了年紀有經驗的农民們，都提出了：要增产，就得把黄河大渠——唐徕渠截灣取直，合并毛渠、支渠的建議。說起来，这也是一个人老几輩都沒解决的老問題。

原来，这銀湖乡临着唐徕渠，这条大渠在銀湖乡的地界上，弯来弯去，不但占了許多好田好地，而且，还时常决堤成灾。两个社几乎年年滴水时节，都要发生吵嘴打架的事。这件事，成了东西庄鬧事的根子。在过去，渠道两边的地，东家一块，西家一块，自然没人願意修渠；况且，这改渠并渠的大工程，也不是三家五家能够办得到的。合作社成立起来以后，因为两个社鬧不团结，一天吵架还吵不完，自然也没有人同意做这件事。这次討論增加生产，人們才把这个意見提了出来。可是，这么大的工程，加上两个社的田地，又互相插花攪在一起，要搞，非得两个社联合起来，一起动手不行。

这些道理，幸福社的張老汉，心里一清二楚。但是，一提到并社，他就想到他这个社的公积金比光荣社多，耕畜农具底子也厚，田地也比东庄的好一些，只怕人家沾了他的光。

为了发展生产，王金洪是一直主張并社的。这些天，王金洪三天两头找張老汉商量并社修渠的事。在幸福社里，也有那么一伙子人，同意王金洪的意見。这些，已經够張老汉心烦的了，凑巧鈴鈴和金洪恋爱的事，也傳到他耳朵里，这真是黄河大浪浪催浪，一波未平一波起，真真使他恼火透了。

父女俩三番五次为婚事爭吵，因为是在火头上，他竟然还对鈴鈴說出了：“你要和王金洪恋爱，我就不認你这女兒”的話来。

鈴鈴知道她父亲的螞蚱脾气，就捺住性子，劝她父亲說：

(女兒的心)

黄河上擺渡船，
为了車馬人兒过；
老爹爹你领导合作社，
为了众人的幸福生活。

六月天下猛雨，
为了地上的旱苗；
老爹爹你养育我，
还不是为的女兒好？

高入云霄的賀兰山，
擋住了西来的风沙；
他胡良是干部該做模范，
难道他不遵守婚姻法？

路边上的白楊树，
桿直树又高；
东庄的王金洪，

你說他哪个地方不好？

黑鍋底当眼鏡，

两眼看不見了；

老爹爹你还是社主任，

脑袋里怎么生了桃胶？

吃了石头块心硬了，

我的主意拿定了。

女兒把好話說尽了，

你不听也算我尽了心了。

也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这些事正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更使他伤脑筋的事，——胡良从兰州学习回来了。

胡良自从前年調到兰州去学习，一去两年沒有回来。現在学习毕业了，因为他是本地人，过去又在这个乡工作，县上就把他分配到銀湖乡来当党支部書記。

这天，胡良騎着脚踏車，从县上回来，一路上不断哼着小曲：

(順 天 游)

山羊綿羊五花羊，

哥哥又回到本地方。

山高水远路途长，
不想老家我想姑娘。

白格生生的脸蛋水汪汪的眼，
想起了姑娘我浑身软。

牛车不如跑马快，
恨不得胳膊下边长翅膀。

胡良回来的路上，正遇到王金洪。这胡良虽然学习了两年，老毛病还没有改掉。加上他在县上，就听到说金洪和铃铃恋爱的事，心里十分生气。

王金洪一见胡良回来，满心高兴，赶忙上去招呼：

(对 口 曲)

长尾巴喜雀喳喳叫，
胡良表哥你回来了。

山顶的青松长的高，
胡良表哥你可好？

百合开花六个瓣，
你在兰州学习整两年。

兰州城本是大地方，
你提高了文化理论强。

能力高来知識广，
快回来领导我們建設銀湖乡。

社会主义就象一盏灯，
就等你回来把灯点明。

乡亲们建設社会主义决心大，
就等你回来领导大家合作化。

金洪热情扑扑，胡良却是冷冰冰的。

白脖子老鴉哇哇叫，
看見王金洪我煩透了。

又不是公鷄下了蛋，
我胡良回来有啥稀罕！

一沒有发财二沒有做大官，
用不着那么亲热那么甜。

背阴坡下雨阳坡晴，
再不要耍那些空人情。

又不是当了模范得了奖，
学习回来有啥光荣？

說什么社会主义合作化，
銀湖乡有的是能人还靠咱！